

## 已無退路

琴台聚  
韋基舜

「智多星」吳用擺計，「黑旋風」李逵出手，劈死了小衙內，令到「美髯公」朱全已無退路，縱然返回鄆城縣，知府罪責下來，也是死路一條。

如今，既有「小旋風」柴進游說，加上吳用及「插翅虎」雷橫賄個不是，朱全審時度勢，只有投靠梁山泊山寨入夥一途，惟是對李逵憤怒難平，要找李逵算帳，乃道：「我去則去，只教我見『黑旋風』面罷。」柴大官人見朱全表示願意上山，便叫黑鐵牛出來相見。

李逵應聲從側首出來，朱全見着，登時無名火起三千丈，搶前去要與李逵搏鬥。

兩虎相鬥必有一傷，何況搞出這麼多事，目的只為逼朱全上山入夥，萬萬不能傷了朱節級。此時，柴進、雷橫、吳用三人苦死勸住。

朱全在三人勸阻下表示：「若要我上山時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」

柴進、雷橫、吳用三人之中，吳用最狡猾，此行亦由他主持大局，遂對朱全表示，莫講一件事，就講幾十件事亦依循。

凡義士者，必重諾，吳用仍未知朱全提出甚麼事，便一口應承，如此輕諾，屆時難以做到，便為失信，但在吳用來講，則見怪不怪。

還有，筆者的教師師傅也坦言有個「劊房行宮」，理由是由工作地方離家太遠，為了方便中途休息；至於還有沒有其他用途的租客，不得而知了。那麼說，劊房已非全是基層人士租用，其中也有不少疑似「P」，早前就有住劊房師奶遇火警，回頭搶救名牌手袋的新聞。就難怪「頭腦靈活」的劊房業主，食髓知味，擴展劊房王國，不斷增加「生產」；一旦劊房市場過於供，越劊越多，租金不斷上升，尺價逼近豪宅，演變下去，就畸形得不停因為有人有屋住，而是有人需要多一個私人房間，連累基層人士增添無形壓力，苦上加苦了。這才是我們這個城市最大的悲劇，政府真要第一時間處理好住屋問題。



■成都東區音樂公園的雕塑。網上圖片

## 「劊房貴客」知多少

翠袖乾坤  
連盈慧

提起劊房，總先想到它的住客，基層人士，上不到樓，公屋久沒分配到，市面上幾百尺單位租金交不起，才迫不得已找個蝸牛殼般斗室安身，景象的確不太好。

單身一個人住得還勉強，兩個人，窘迫到氣都透不過來了，電視上看到的劊房人家，雜物擠滿一床，煮食廚具與被鋪枕頭親吻，上落出入得要躬身施展特技奇功，年輕人還可藉此鍛煉大丈夫能屈能伸筋骨，七老八十怎不腰酸背痛。這樣的環境，跟粵語片中的一家八口一張床時代好不了多少，難為那些租客，可以住得下去。

可奇怪的是在電視上也看過有些劊房，收拾得一塵不染，井井有條，極具「室雅何須大」迷你驚人氣派，細心再觀察一下，就是那些劊房除了精緻咖啡壺，七彩有耳杯，一個小型多士爐，其他廚具雜物通通看不到，當時除了驚嘆，沒有明白原因。最近新認識一個○朋友，就不諱言租有劊房，高職厚薪，住劊房，就奇了，談起，原來這個一家經濟支柱大姐姐，父母兄弟同住，私人空間不足，報讀碩士課程後，為了有個寧靜環境溫習，才在家居附近租下劊房，於是恍然大悟，這個小妹妹，大概也屬「室雅何須大」同一類房客。

## 創意文化音樂公園

海闊天空  
蘇狄嘉

抵達成都的首天，小葉便迫不及待要帶我們去見識市內一個新潮點，還不停保證會叫我們大開眼界，不枉此行。小葉性喜文化藝術，每發掘到一個新的好去處，便立即通告各方友好，不惜貼身貼錢，做導遊帶領參觀。

「成都東區音樂公園」位於原成都紅光電子管廠舊址內，據說是中國首個集生產、體驗、消費等音樂全產業鏈於一體的音樂主題商業區。來之前，我對於以音樂為主題的創意街區充滿好奇，以往的旅行經歷中，去過倫敦的Tate Modern、西班牙的Bilbao、紐約的SoHo，還有北京的798等等，也都是舊廠區改成的創意街區。但這些園區，皆是以畫廊、展覽以及創意小店為主，而以音樂為主題的社區，還真是未有所聞。

踏入音樂公園的第一眼，就被眼前數棟龐大的煙窗及樸素的工廠建築吸引。原老廠區的房子，都是五十年代的建築，高大、寬闊，不拘小節卻充滿美感。現今園區內還保留着那些原工廠的各式管道，粗細高低，重重疊疊，看似無章，但在雜亂中卻突顯出莫名的和諧感。

據音樂公園的宣傳文稿介紹：「成都東區音樂公園是成都市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重點專案，以『數位音樂企業聚集』和『音樂互動體驗消費』為特色，是目前中國唯一的一個音樂互動體驗和數位音樂產業聚集園區。園區內應有盡有，規劃了七大業態，分別是商務辦公、演藝與展覽、音樂培訓、音樂主題零售、酒吧娛樂、設計酒店和文化餐飲。」

小葉告知音樂公園在九月底開園時，曾主辦「二〇一〇成都雙年展」和多個與音樂有關的項目，如現場音樂會、唱片新聞發佈會、歌星簽名會、音響器材展銷會等。看來，成都都不單歷史文化資源豐厚，創意文化產業同樣發展蓬勃，香港的西九文化區蹉跎十多年，除了搭棚做大戲外，到甚麼時候才有一些實質建設。

果然，朱全對各人說：「若要我上山時，你只殺了『黑旋風』，與我出了這口氣，我便罷。」

李逵聽了大怒，反唇相稽，說道自己已劈死小衙內，只是奉命行事，「干我屁事」。

朱全聞言怒發，又要與李逵拚命，柴進等三人連忙勸住，但朱全怒氣難消，表示「若有『黑旋風』時，我死也不上山去。」

此時，但見柴大官人打圓場，道：「恁地卻也容易。我自有個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裡便了。你們三個自上山去，以滿兒、宋二公之意。」

然而，朱全心有顧慮，只因家有白髮高堂，擔心自己投筆梁山泊山寨入夥，官府必然行移文書到鄆城縣追捉，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。」

吳用則說：「足下放心，此事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實眷在山上了。」朱全方才有些放心。

柴進、吳用二人對朱節級講的話，大有分別：「柴大官人心中，梁山泊聚義乃以『托塔天王』晁蓋、『及時雨』宋江為首，才會講『以滿兒、宋二公之意』。而吳用心目中，山寨乃宋江話事，因才會向朱全講『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實眷在山上了』，完全當晁天王『有到』。

因而，將來宋江要坐第一把椅，晁蓋非死不可。」

（細說水滸，二七〇）

# 「煙草院士」之爭：理性對話的必要性



遠。如果減害技術毫無效果，那麼，謝劍平先生緣何因此類研究獲得國家科技獎？他的導師為甚麼會成為院士？難道這一切都是權力與資本合謀的結果，皆為公開的騙局？是不是研究香煙減害就意味着被資本收買，便犯有不可饒恕的原罪？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看，檢驗命題真偽的尺度是經驗（實驗）而非預先的價值判斷和道德立場。我相信沒有人敢斷言：在未來的研究中，人類絕對找不到香煙「減害」的方法（這種斷言皆是獨斷）。反過來說，只要有一例實驗證明香煙減害有效，我們就可以證明「香煙減害是偽命題」這種說法是偽命題。

我並非煙民，也積極支持在公共場所禁煙的政策，要求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，但不認為提倡禁煙者永遠擁有發佈真理的權力，反對強加給煙草研究者身上的所謂「原罪」。面對「煙草博士」之爭，一邊倒的「道德審判」和「裁決式批評」不足取，理性對話才是解決問題之道。本人寫下這篇文章，就是想加入可能會發生的「理性對話」中。

（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）

近日，研究煙草的謝劍平當選工程院院士，引起了某些專家和媒體一窩蜂式的批評。許多批評者將煙草氾濫的責任歸結為科學家的研究，居高臨下地進行道德上的審判。然而，眾聲喧嘩並不意味著真理的敞開，義憤填膺的討伐無助於維繫公正。在瀏覽了相關材料以後，我非常反感那些「判決式的批評」，認為它們至少存在兩個邏輯上的死穴。

反對謝劍平先生當選院士的首個理由是：煙草有害，設立煙草院士席位是變相殺人。這個邏輯實際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：在這個世界上，對人有一定害處的商品多得數不清（如酒、爆竹、抗生素、食品添加劑、部分裝潢材料、軍火、汽車等），但並不可能一概禁止；要求科學家不研究它們，無疑於強迫他們玩扮演駝鳥的遊戲，相反，努力將其害處降到最低限度，才能真正造福於人類。對於煙草的功與過，人們已經爭論了數百年。事實上，煙草既有對健康不利的方面，也具有提神和消除疲倦、殺菌、止痛的功能，故而受到許多人的喜愛。在倫敦、紐約、首爾、北京、麗江，你到處都可以看見煙民。毫無疑問，煙曾給人——尤其是寒冷地區的居民——帶來身心的快感。17世紀，偉大的英國詩人彌爾頓曾寫下這樣的詩句：

獨自一人，我點燃了一支煙  
就像，點燃我自己  
我，只是塵土一粒  
隨著煙霧，消失不見

筆者曾在英國生活過，知道彌爾頓描述的是不少英國人的共同感覺。自哥倫布於15世紀從印第安人那裡拿到烤製好的煙草後，這種能燃燒的玩意兒就開始捕獲西方人，煙草的香氣逐漸瀰漫到了整個歐洲，吸煙者的意象進入了現代史。當然，如果煙帶給人們的只是快樂、靈感、浪漫情懷，那麼，它就不會具有如此自我矛盾的形象——廣受喜愛而又聲名狼藉，銷量驚人卻總是被限制乃至禁止。在煙草最初傳入西方時，人們就發現它具有驚人的負面魔力：它能麻痺人的神經，污染人的肺臟，讓人精神恍惚，甚至一命嗚呼。現在，全球每年死於吸煙者多達數百萬。為了減少其危害，西方國家從15世紀開始就曾發佈禁煙令（嚴酷到處死違令者的地步），設立眾多的禁煙區，提高煙草稅和煙草價格，限制吸煙者的年齡，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，但種種舉措仍然不能減少部分人對它的依賴和喜愛。近年來，中國也開始重視煙草的危害，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，也同樣不能阻止煙草銷量的上升趨勢，煙民的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之多。對於中西方的廣大煙民來說，「吸，還是不吸」根本不是一個問題。世界範圍內的控煙運動收效如此之小，以至於反對

煙草的謝劍平當選工程院院士而受到批評。

網上圖片

## 港大百年

隨想  
興國

記得第一次到港大聽系列講座時，對着禮堂的港大校徽，看着中文的明德格物四個字，那明字的日字邊是寫成日，而德字則少了心字上的一橫。心想，是不是當時由英國人來寫，所以寫成這樣。

在今年港大百周年紀念連串活動中，有機會看到港大的「知識、傳承、服務」的宣傳稿件，才知道，原來這是故意的，在漢朝時代的隸書，就已經是書寫風尚了，古代的碑文都可以看到這樣隸書的寫法。

港大校徽是盾形，上方是長方形，紅底金獅，下方的盾形是左綠右藍色，象徵港島四面環海的景致，上面就是寫着校訓四個字的打開的書本，象徵孜孜不倦的學習。

我想起我在台灣大學讀書時，傅斯年紀念鐘上刻有校訓是敦品勵學。當時有香港僑生對着傅鐘唸這四個字時，讀成燉品勵學，被笑成是港人原來只想到吃。

那天在港大校長寓所，聽那首許冠傑作曲，林夕作詞，周博賢編曲的《明我以德》時，才知道原來來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，港大就沒有校歌。其實在一九二二年由港督金文泰以拉丁文作詞的校歌，不但有當時演唱的錄音，卻在戰後一直存放在檔案處，未被發現。在百周年的時候，才找出重新編曲，讓錄音重現。

港大要傳承，這首舊校歌，要再次成為校歌，還是以許冠傑作曲的這首《明我以德》來作校歌？我覺得這是有趣的問題，不過恐怕得由港大學生來決定了。

## 社團慶典歡宴

生活語錄  
吳康民

社團一般慶典，主持人切忌長篇大論，也不應邀請多名嘉賓講慶賀的套話。除非是學術論壇，宴會的儀式宜短不宜長。

內地把這種冗長的儀式叫「穿靴戴帽」。特別是請某某領導人作「重要講話」，話語並不重要，囉唆而且冗長，往往為人詬病。

北京《人民日報》有「一篇短評談『會風』」，批評一些地方的會議，「穿著隨意，亂打手機，狂發短訊，交頭接耳，吞雲吐霧，不而足」。相信在市縣級的會議不少如此。以至給人把開會的醜態發到網上，引起許多老百姓的嘆息。

香港大致不至如此，一般會議都要穿「正裝」，也沒有太多放肆的「狂人」。唯獨會議的儀式冗長，除了安排多人講話外，就是頒發紀念品的安排太多，某甲頒給某乙，某丙再頒給某丁，時間浪費了，紀念品又不環保。得物無所用，主辦者又花費金錢。

為甚麼不提修整頓一下慶典的儀式呢？這一

## 香港人最信任的人

獨家風景  
呂書練

香港首富李嘉誠在年中的業績記者會上，被問到對未來特首的要求時，他用了簡潔的兩個詞：信任和勝任。而他的長子李澤鉅月前被問到同樣問題時，也說：最信任的是香港人信任。

那麼，香港人最信任的是誰呢？我想起《讀者文摘》中文版二零零九年底曾做過「你最信任誰」的調查報告，在該刊列出的八十位候選人名單中，香港人最信任的原來是譚芳華。該調查還要受訪者對四十個行業的信賴程度逐一評分。結果平均分最高的是消防員，最低分的是算命師。

香港人為甚麼最信任已息影多年的譚芳華呢？不妨回望芳華的故事，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故事。一九四七年生於上海，兩歲隨父母南來，六歲喪父，七歲開始當童星。在六十年代，她和當時另一位粵語片女星陳寶珠是紅透半邊天的「一大兩營」，但芳華比後者更勝一籌的是，她的持續性。

兩人的事業都在六十年代中後期達到高峰，並逐漸隱退，更在七十年代初到美國留學，但寶珠在美國遇到有心人後輟學結婚，芳芳卻學成歸來，在幾年後崛起的電視界大展拳腳，不再以青春玉女形象出現，而是以實力演技成功塑造「醜女」林亞珍，紅極一時，更引領時尚。

芳芳能歌善舞，宜古宜今，俠女潮女，都活靈活現，她在六十年代的阿哥哥裏扮，七十年代的格子衫牛仔褲都成為人們模仿的形象。她是明星，是時尚偶像，又不僅僅是明星、時尚偶像。因為她好學不倦，並充滿幽默感。

她風光的背後是有不少缺憾的，童年喪父，青年失婚，中年失聰，但她都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失聰之後，她跑去深造兒童心理學碩士學位，接着創立慈善團體護苗基金，積極宣傳「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」的信息。

皇冠出版社九六年底曾出版過一本《芳芳私相簿》，收錄多張芳芳個人珍藏的童年照片，那自信、調皮的神態跟她的幽默感一樣，令人難忘。看了這些，也許我們就知道，香港人信任怎樣的人了。



■港大校徽。網上圖片